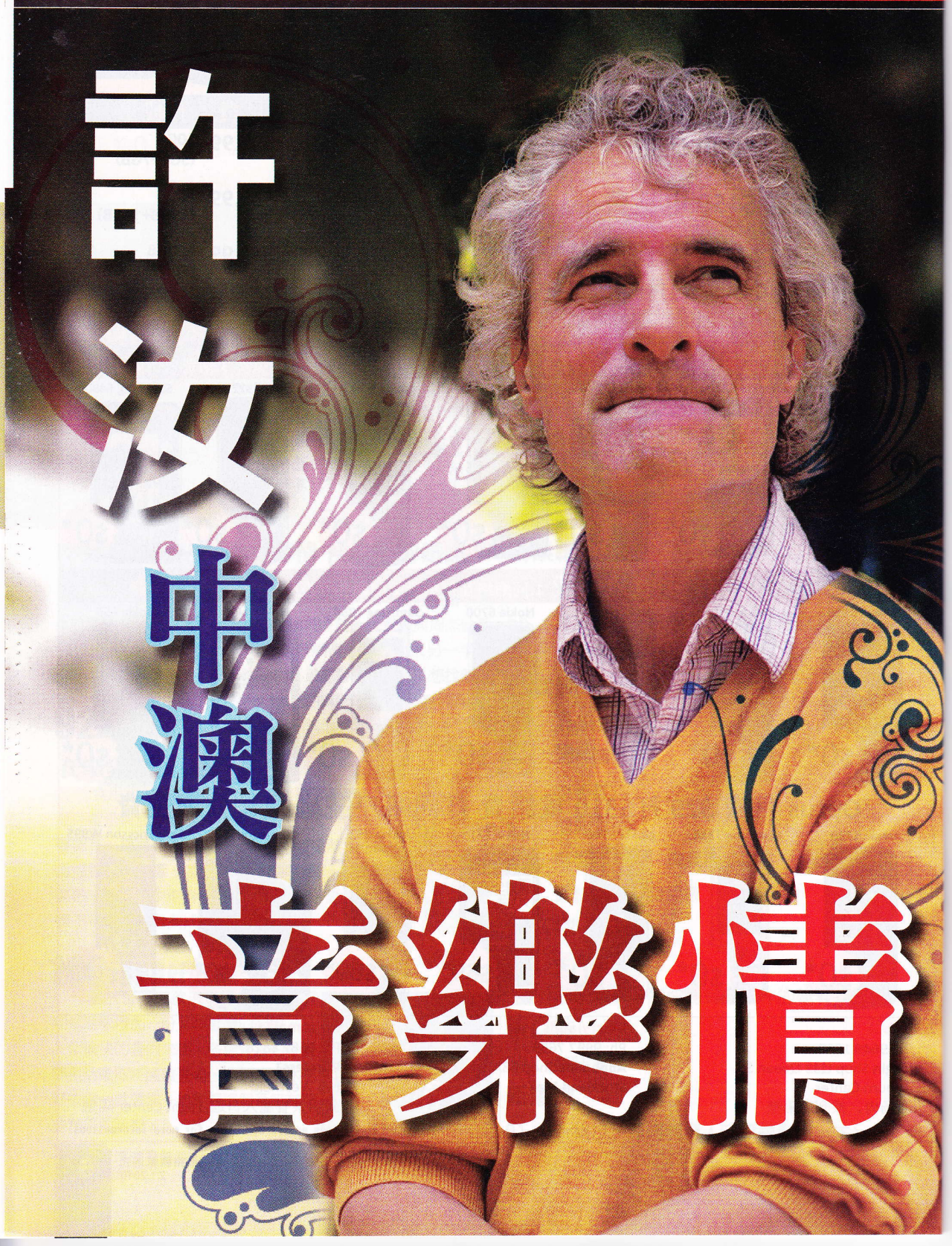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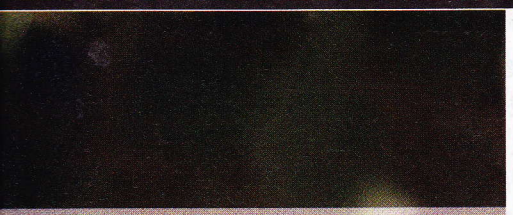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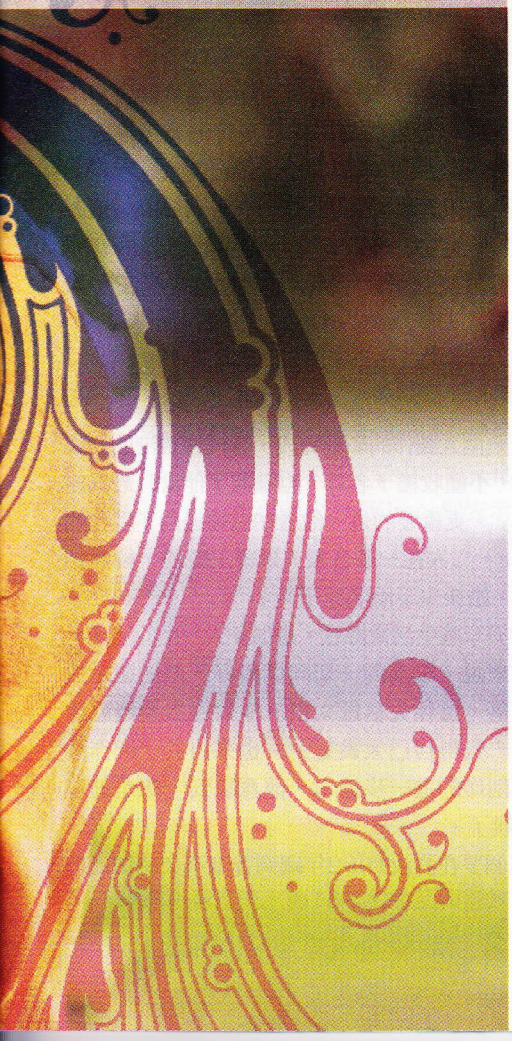
 Text:Easy Design: Jong



許汝中澳音樂情



許汝，生長於澳洲的作曲家，1991年離澳到香港發展，之後移居上海。對中國文化與音樂投入極大熱情的他，擅長融合中西式樂器，打造出飽含中國元素而又極富創新意味的音樂。近兩年，他帶著自己的音樂回到雪梨。在他的積極統籌下，於09農曆新年期間成功舉辦了首屆「中國誼園室內音樂節」，而即將在今年二月舉行的第二屆音樂節也正在如火如荼地準備當中。



這樣的名字，這樣的經歷，令筆者很自然地把許汝想像為一位因強烈的愛國情懷而返鄉尋根，並竭力把中國音樂發揚光大的ABC（在澳洲出生的華人），即便知道他還有一個名字John Huie，也只當是為入鄉隨俗而改的英文名。因此可以想像，當筆者看到照片上「許汝」那張西方人的臉時，是何等的驚訝。那一刻，筆者腦海中出現了「雞蛋」一詞——白皮黃心，正好形容有著白人外表，卻擁有極深中國情結的許汝。日前，在經紀公司YARN的促成下，本刊有幸對許汝進行了一次專訪，了解其情結由來。

愉快的會面

專訪安排在情人港附近的一間頂樓兩層公寓內進行。筆者與同事準時到達，剛按了門鈴，許汝便來開門，似乎已守候多時。感覺藝術家或音樂家多少會活在自己的世界裡，不善溝通交際，但許汝不然，他相當熱情，一邊引領我們進屋，一邊滔滔不絕地解釋這是他母親的家，他們只是暫居這裡。他還向我們介紹了他的母親與妻子Grace。

許汝的母親是一位畫家，這間公寓不但整齊乾淨，而且到處掛有其精美畫作，充滿了藝術氣息，許汝從小受到母親的薰陶，難怪對藝術擁有過人的悟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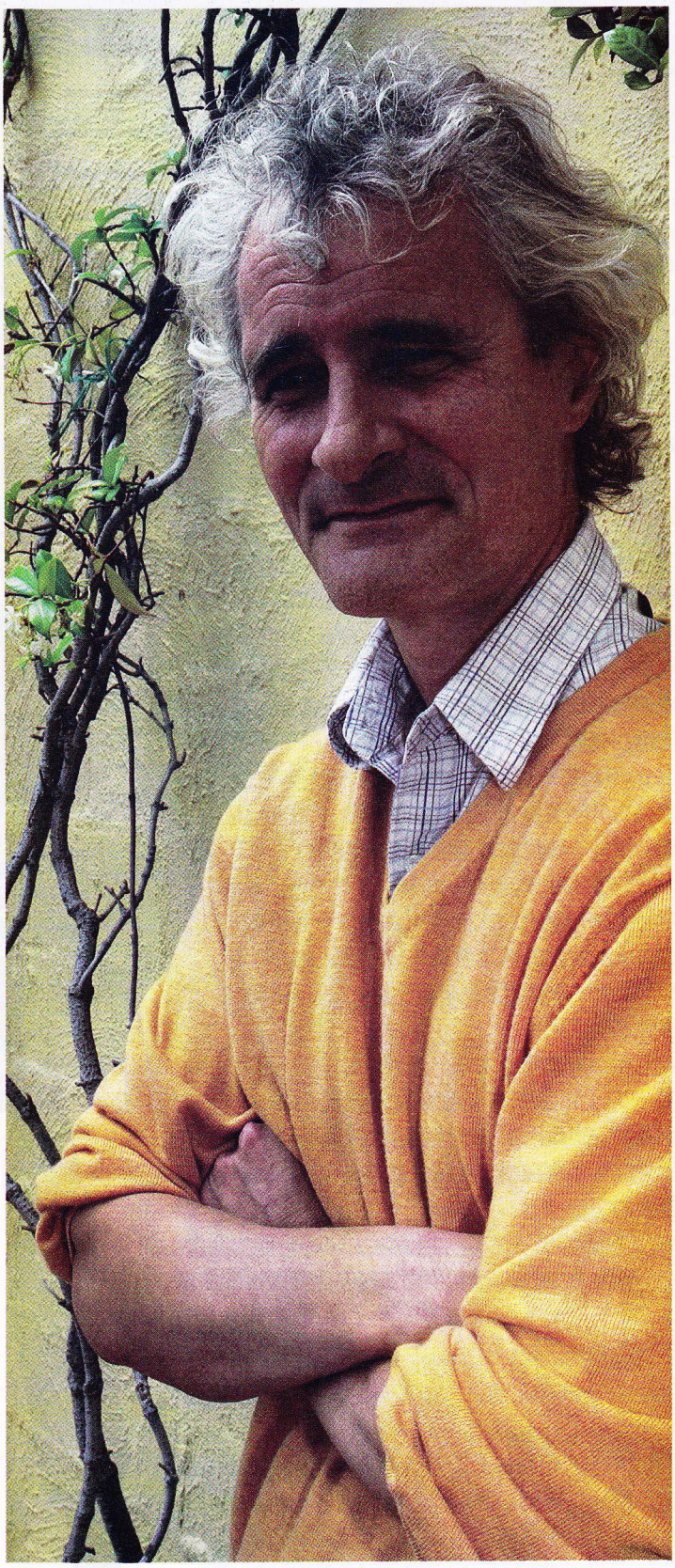
許汝把我們帶到露台上。露台同樣打理得匠心獨具，花草樹木都舖陳有序，而且中央擺有木製檯凳，在這裡既可欣賞花團錦簇之景象，又可盡覽情人港美景，這樣的環境下做訪問確是樂事，看來許汝與母親一樣都是懂得享受之人。

這時Grace把咖啡送上來，並與許汝一道接受訪問。Grace是一位香港人，除了粵語，還能說一口流利的國語，有她的參與，感覺我們的距離一下子拉得更近，因此不難理解，只懂一點點中文的許汝多年來在中文地區生活與工作，Grace在中間扮演著何等重要的角色。

訪問在優美的環境、愉快的氣氛中開始，他的音樂、理想、生活，當然還有他的18年中國情緣在訪談中娓娓道來。

為野心闖香港

許汝在音樂創作方面具有極高天份，就讀於世界聞名的雪梨音樂高中（Sydney Conservatorium High School），16歲已為雪梨市政廳舉行的「千禧彌撒演奏會」創作並演奏了一首「The Eclectic Mass」。在學期間，他還曾獲得藝術協會作曲人獎學金。



畢業後，許汝為雪梨合唱團、ABC電視台等多個團體或機構作曲，還曾為多部本土電影創作原聲音樂。之後，他與著名的長笛演奏家珍露迪（Jane Rutter）組成「The Posh」，發行了兩張專輯，並在澳洲全國巡迴演出。

那時候的許汝對中國音樂與文化都是全然陌生的，他唯一接觸過的中國音樂是廣東地區的粵曲，對於喜愛及擅長創作室內樂，這種由三四種樂器合奏，較為高雅、清幽的音樂的他來說，粵曲便顯得過於吵雜喧鬧，他一點也不喜歡。

那麼是甚麼原因導致他在1991年邁出人生中的重要一步，到大洋彼岸的香港呢？採訪中，他坦承是中國在經濟上的發展吸引了他：「那時候很年輕，滿腦子想的都是錢，只覺得中國是一個大國，終有一天會發展成世界強國。我想在那裡尋找更多的機會。」問他：「可以解釋為，你是為賺錢而到香港的嗎？」他笑著坦白：「可以說這是最精闢的理由。」或許怕這樣的回答會留給我們不好的印象，Grace連忙在旁補充：「那時候他才30歲，有野心也是很正常的。」其實這點我們又怎會不理解？也因為他這種「野心」，才有了今天的許汝。

許汝在香港成立了自己的音樂製作公司，為廣告及電影製作音樂，其中包括了為知名電影公司「嘉禾」兩部全球發行的電影作品及香港旅遊協會宣傳片配樂。1997年許汝更在香港政府的委託下，製作了香港回歸紀念專輯《榮歸》（The Honourable Retreat），並在香港大會堂舉辦了該專輯的音樂會。《榮歸》受到一致好評，連英國查理斯王子也推崇備至。

為夢想到上海

隨著幾個大製作的順利完成，許汝在香港的發展日漸成熟，不僅收穫了名氣，也賺取了他當時最渴望的「金錢」。更重要的是，他還在這裡遇到了現在的妻子Grace，二人在一個音樂人聚會上認識，繼而相戀並結婚，婚後生下兩名兒子。

事業與家庭生活皆得意，是很多人一生的追求。對於許汝來說，眼前的一切同樣美好，但他還是感到有所失落。這種失落感來自於他對過去金錢慾望的愧疚，「覺得自己太貪婪」，也來自於一個作曲家對音樂創作的進一步追求。他意識到，應是追逐夢想的時候了。

而這個夢在許汝1992年剛到香港不久時便已埋

在其心中，那是從一首爵士歌曲「相見不恨晚」開始的。這是上世紀40年代的一部上海電影《懸崖勒馬》的插曲。那一刻他有一種相逢恨晚的感覺：原來在中國，在年代久遠的舊上海已有如此出色的爵士樂。他從資料中更了解到，3、40年代的上海物慾橫流，隱藏著各式各樣的腐敗行為，幫派勢力也日漸壯大，但另一方面也造就了一個「不夜城」，五光十色的歌舞廳和動感十足的爵士樂會所互相交錯，令上海猶如一個爵士樂天堂，不少出色的音樂家集中於此地，佳作不斷。

許汝在瘋狂蒐集舊上海爵士樂的過程中，一個想法也在腦海中成形，那便是要把這些歌曲集結成輯，令更多人能重新感受那個年代的爵士之美。他決定先到這些爵士樂的發源地——上海看看，這一看更令許汝有了移居當地的想法。在許汝看來，上海不僅經濟騰飛，藝術氣息更勝香港，要製作上海懷舊專輯，沒有地方比這裡更適合。

2002年，下定決心的許汝終於帶著自己的「舊上海之夢」，把家搬到了現代的上海。為了製作這張專輯，許汝作了大量資料蒐集，篩選出最符合他理念的爵士樂作品，然後重新編曲。他還到上海酒吧找尋合適的演奏及演唱者。歷時三年，專輯《上海爵士》才順利完成，一推出便好評如潮，《上海爵士2》也在一片期待聲中誕生。

用音樂說歷史

《上海爵士》是許汝到上海的一個重要原因，但絕不是唯一的理由。那一次的上海之旅，令許汝了解到中國傳統與現代音樂的多元化以及中國文化的無窮魅力。定居上海後，許汝更渴望充分發掘這種魅力。但對於一個不懂中文的外國人來說，這似乎並不容易。

關於這一點，許汝不以為然，他認為無論在香港還是上海，身邊的人都懂英文，而且太太Grace還是最好的翻譯，「語言並不是問題」，他還說：「我知道這聽起來很傻，但我只在乎音樂。而且音樂便是最好的溝通工具，並無國界之分」。他可以從音樂中感悟文化，也可以通過音樂展現文化、重現歷史。而Grace則表示：「要體驗一個地方的文化，語言只是一種工具，那種置身文化氛圍中的切身感受才更重要。」

《上海爵士》後，許汝開始了揉合中西樂器的嶄新創作，陸續發行《新上海》《1421》等專輯。其中，《1421》訴說著15世紀鄭和率領船隊浩浩蕩蕩下西洋的宏偉歷史，音樂豪邁壯闊，極具震撼力，是許汝至今最喜歡也最滿意的作品。

為共融回澳洲

經過在香港與上海18年的生活與錘鍊，中國對於許



許汝與妻子Grace接受本刊專訪



承載許汝舊上海之夢的《上海爵士》



2009中國誼園室內音樂節現場錄音專輯《梁祝》

汝來說已猶如另一個故鄉，中國音樂與文化更已深入其骨髓，成為不可割捨的一部分。除了舊上海爵士樂，許汝對蘇州評彈尤為喜愛，認為它與室內音樂的理念十分接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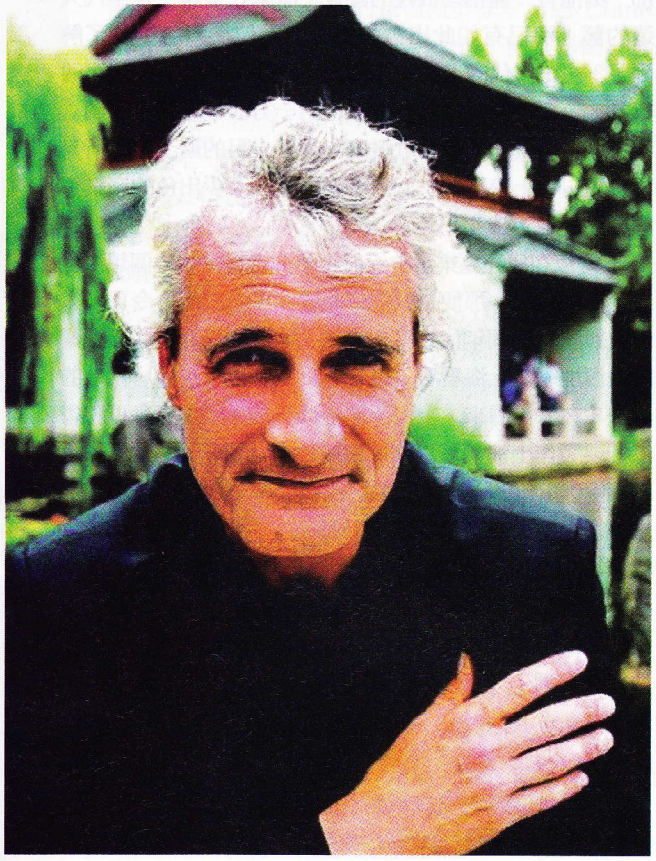
因為這份熱愛，他帶著自己的音樂回到他生長之地，他真正的故鄉澳洲。澳洲是眾所周知的多元化國家，一直以來都以能容納來自世界不同的文化自居。但許汝稱，這只是表面，澳洲依然有很多西人因對中國及這個國家的文化不甚了解而產生抗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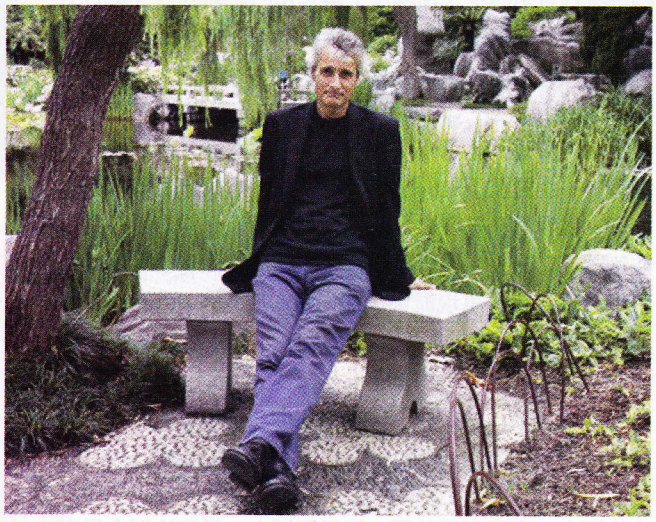
許汝希望藉由自己的音樂打破這種隔閡，因此2009年春節期間，他籌辦了第一屆「中國誼園室內音樂節」，從構思、籌備、製作到演出，每一個細微之處，他都親力親為、全力以赴。

演出選在雪梨情人港的誼園進行，因為這座中式園林是雪梨的姊妹城市廣州於1988年送贈，寄意兩個國家、兩座城市之間的友誼，正如這場演奏會的目的，也是為了讓中西觀眾相聚於此，感受中國音樂的魅力，使中西文化得到共融。

演奏會以「梁祝」為題，二胡、琵琶、古箏、古琴等中國樂器與鋼琴、小提琴等西式樂器的演奏家crossover（跨界合作），用全新手法演繹多首中國聽眾耳熟能詳的音樂，詮釋中國傳統文化與經典愛情故事。

演奏會獲得極大迴響，中、西賓客都聽得如痴如醉。許汝有見於此，決定延續這種成功，力求把這個音樂節變成每年一度的盛事。第二屆「中國誼園室內音樂節」將在今年2月4日至6日舉行，門票現已公開發售。本屆音樂節同樣以揉合中西樂器演奏為賣點，還有晚餐及紅酒供應，但將由另一批出色的表演者演繹全新曲目。在許汝的推動及第一屆音樂節的成功影響下，今年的演出更獲得雪梨市政府、中國領事館等機構的大力支持，相信精彩程度更勝從前。





有關2010中國誼園室內音樂節的詳細信息，可致電0421676477或登陸www.johnhuiemusic.com查詢。

採訪後記

採訪結束，筆者才想起要問「許汝」這個名字的由來，因為這個名字十分儒雅，也是導致筆者與同事誤會他是華人的原因之一。與我們猜想的一樣，「許」是因為他本身的姓「Huie」與香港「許」姓的英文譯音「Hui」無論音型都相似而得來；「汝」的由來則有點出乎我們意外，原來該名乃算命先生所改，他相信對事業有所幫助。連算命這種如此中國化的東西都深信不疑，「雞蛋」作曲家之名還真是當之無愧。新

您對哪位明星或是哪類娛樂、文化題材更感興趣，請Email到feeback@aucd.com.au告訴我們！